

【窥海斋】

除了宇宙秩序,大凡存在、事象、概念都有个前提。美也不例外。美的前提是什么?不是富贵、高贵,更不是昂贵,而是干净。这个道理太容易明白了。你想,一朵花再漂亮,而若上面溅了呕吐物,人们也要绕着走。又如女孩,哪怕长相再漂亮,而若下巴上沾了汤汁或一笑闪出牙缝塞的菜叶,美感也难免大打折扣。再举个例子,一件脏了的时髦的连衣裙和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旧旗袍之间,你觉得哪件漂亮、哪件有美感?肯定是后者嘛!

台北就是后者。

前不久去了台北。不是去旅游,是去开会,去一所大学开会。所有费用皆由对方掏腰包,作为我,不可能死活赖着不走。只多住了一天,用一天转了台北。说实

台北：
垃圾哪里去了？

□林少华

话,即使同我居住的青岛相比,台北也算不得多么气派,多么堂皇。建筑物多是旧的,路面也不宽,但是干净。干净得连垃圾筒都没有,找垃圾比在大街上找大牌影星林青霞或印有“蒋公头像”的千元大钞还不具有现实性。垃圾彻底“蒸发”,一如烈日下刚下过的阵雨遗痕,或如一声枪响后大树上的三只鸟。

我去的大学城也干净。也许你会说大学校园还能不干净?其实那所位于新北市(台北市郊)的大学城并非常规性校园,没有围墙,正门也有框无门,其他门连框也没有,任凭市民自由出入。我早晚散步时就不时见到显然是街坊退休人员的散步者。但校园比咱们这边带围墙大门带警卫的校园还要干净。没有烟头没有纸屑,更没有花花绿绿的空塑料袋、空塑料瓶。落叶倒是偶有一两片像光标似的点在路面,但落叶能算垃圾吗?

那么,垃圾哪里去了呢?问之,台湾朋友说这里“垃圾不落地”。随即指着一辆垃圾车给我看。果然,七八个市民手提垃圾袋立等垃圾车开来扔上车去,确乎不落地。也巧,路过一间仿古建筑平房教室,教室窗面前有用支架撑起的一排五个不落地透明塑料袋,袋上标牌分别标以一般垃圾、纸品类、塑料类等字样。垃圾袋前面是数丛正开的玫瑰花,后面是几根仿古建筑的红色立柱,倒也不失为一景。

可问题是,仅靠“垃圾不落地”这五个字——规定也好口号也罢——就能让垃圾真不落地,就能干净吗?类似口号我们这边也并非没有,什么“××是我家,卫生靠大家”等等触目皆是,但随手扔雪糕棍者有之,从车窗甩香蕉皮者有之,“咳”一声吐痰者有之……

于是我想,美的前提是干净,而干净也应有个前提,这个前提大约就是教养。也就是说,此地市民一般都有良好的教养,比如友善。至少我所接触的人都相当友善。大学人士就不说了,只举普通市民为例。因为听说台湾小吃有名,早上爬起就想一尝为快,却不知哪里吃得。犹豫之间,迎面走来一位五十岁左右且足够富态的妇女,一看就知她熟悉小吃,遂问附近街上哪里有小吃。她拍一下我的肩膀笑道“哎呀呀,哪里用得着上街啊,下这个坡,一出北门多是……”写到这里,好像她又拍了我一下——关键在这一拍,没有戒心,没有隔阂,绝对是友善的表示。借用官方说法,正可谓两岸亲如一家。

吃罢小吃,转去一家露天咖啡馆要了杯咖啡,大榕树,杜鹃花,长条板凳,鸟鸣啾啾,多美的宝岛清晨啊!不巧咖啡杯上面的塑料盖怎么也打不开,就问从里面走出的男孩是不是要用吸管,男孩说不用吸管,开盖直接喝。片刻,他大概放心不下,又从里面出来,走到桌前帮我打开,轻轻放在我眼前正合适的位置,笑笑。笑和笑不同,那绝对是友善的笑。

喝罢进城,台版村上译者赖明珠女士带我看了台北主要景点,傍晚把我送上回程捷运(地铁)。到终点时我问邻座女士去“淡水大学”怎么走,她耐心指点一番。但我还是不大清楚,正在站台东张西望,一位颇有绅士风度的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对我说:“你是要去淡江大学吧?从这儿上去,到右侧站台……”原来我把淡江大学说成淡水大学,碰巧被那位女士旁边的这位老先生听见了。你看,多好的台湾老人啊!

更可贵的是,友善的对象并不限于人。他们那么爱护环境,珍惜环境之美,无疑也是出于一种友善,即对自然友善,对由一草一木构成的自然环境友善。不用说,友善即是爱,爱即是仁——子曰“里仁为美”(以仁为邻才是美的),良有以也。

不过我的追问并未就此结束。美的前提是干净,干净的前提是教养,那么教养的前提又是什么呢?

(本文为著名翻译家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)

【万松浦讲稿之八】

非异人不写

□张炜

我们阅读的作品,其中描述的人物有的平常,有的怪异。其实严格地讲,文学——所有的诗性写作,所写出的人物必定是一些“异人”。平时看到的许多作品,大多在写庸常而不是异常。因为要写出“异人”之“常”和“常人”之“异”,是很难的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人都差不多,现实中的人即便有差异,也还是大致差不多,说到底都是平常人,都很庸俗也都很雅致,都向往文明也都粗鲁不堪。

我们常常忘记了人是被表面的相似所包裹的,如果深入理解,他们的差别是很大的,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异质异态——文学的功能与力量,就是不断地发掘出“常人”之“异”。

杰出的作品,实际上是“非异人不写”。

举几个“异人”的例子。

一个著名大学毕业的朋友,在一个大机关工作。这个人学历较高,长得仪表堂堂,与人初见面时会板着脸,总之和大多数人都差不多。后来日子久了才会发现,这个人的冷静严肃都是努力掩饰而来的,他的内心其实很少有安宁的时候,热情得简直像一条狗——只有狗见了刚刚分别的朋友才那样激动,非要一下子扑上去不可。

这种突如其来、不加掩饰的激动,一百个人里面连一个都没有。

有一次机关里让他搞一个会议材料,让他在一个招待所里独自工作。他实在受不了,到了半夜还打电话让朋友去玩。有个朋友去了——那也是一个热情的人,两人一见面就高兴得又跳又蹦,从地上跳到了床上,结果把一张床都踏坏了。

如果不知道,还以为这两个人多年没见了,其实也就是两三天没见。不要小看这件事,因为这有些反常——一般的人是不会这样的,只有更单纯更特别的生命,比如狗才会这样。这不是“异人”吗?

有一次这个人跟一位正在走红的作家聊起文学,聊了一夜,觉得文学真是有意思。他是学哲学的,却在这个夜晚决定要转向文学。他跟那个作家谈文学专注极了,激动得两眼通红,头快要碰上对方了。他不让作家睡觉,缠着人家通宵达旦地讲。

那位作家是从东部半岛来的,结果被他特别巨大的热情给点燃了,几天加起来才睡了两三个小时的觉,夜晚基本上是没有睡过的。

他们就坐在床上谈,时而在屋里走动,两手比比划划,口沫飞溅。

当然了,那个人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家,因为写作的事情实在不是一时的热情和一般的坚持就可以做成的。但这个人开始的时候,在那几天里,是真实的向往和深刻的冲动。

这真是一个热情过人的家伙。他在其他方面非常正常,只是体内有着用不完的热情和激情——见了朋友又搂又抱,不停地拍打,直到尽兴了才能稍稍停止下来。

这样的人在大机关里工作显然并不合适,结果大家都提拔了,学历比他低的人、工作时间比他晚的人,一个个都得到了重用。机关对他的评价是:人好,水平也高,就是……下面的评语是含糊的,因为他们对这样一个人既无法命名也无法理解。他的家里人替他着急,催他进步,可他十分为难,不知道从哪里着手。他说套话很费力,刚说了几句文件上的话就绷不住了,就要露出原形。

不仅提拔不起来,就是继续留在大机关里也成问题,最后给分派到下面一个地方,安排了一个闲职。时间过去了几十年,有人再次见到他的时候,发现他也老多了,胖了。乍一见的时候他又要伸手来抱,可是这手伸出一半又赶紧缩了回去。他板起脸,说了一点平时的套话,但顶多过去五六分钟,那股热情又来了——两脚不停地活动,伸手一下按住了朋友的肩膀,摇晃、捏弄,使劲拍打起来。

这显然是一个“异人”,也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活生生的熟人。

另一个是本地大学七七级的,也是哲学系的。这个人当年学外语,为了学得快,到了晚自习的时候就旁若无人地在教室的黑板上写单词,然后转过脸去嘟嘟叨叨背,背完再回头与黑板上的字母对照——错了就沮丧无比,对了,就像小猫一样伸头在黑板上蹭一下,幸福得眼睛都闭上了——这一切都是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做的,似乎这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。

结果每到了夜晚,大家到教室里来,有一半也是为了看这道风景的。可是他自己竟然丝毫没有察觉,一直坚持这样“学习”下去。这又是一个熟悉的“异人”。

可见“异人”是处处存在的,而文学就是发现他们——发现“常人”身上的“异人”之处,或发现“异人”身上的“常人”之处。总之,非“异人”不写,写出真正的“异人”

来,才是杰出的作品。

许多人只是强调写平常的生活,谓之“现实主义”。没有这样的主义,只有平庸的写作。文学最终还是要写“异人”,要有识别他们的能力——“异人”是有的,有的表面一看就是,有的却是隐藏的,被世俗生活层层包裹的,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而已……

一个人的真实记忆如果太具体、太深刻,写出来也许就会出人意料。比如在个人记忆中,海边林子南边——离林子大概十几华里有一个小村子叫“西岚子”,那里发生的人和事就永远无法忘记。这个小村一共二十几户,都是从鲁南地区逃荒来的,他们在那儿驻扎下来,生儿育女,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。就在这个小村里,生活着一些很怪的人,其中有两个人可以和“魔幻现实主义”对号入座:一个叫金友的男子,他的乳头能喷射出乳汁。他跟人坐在一块儿玩,有时就故意将乳汁准确地射到某人脸上。这个金友还在,去年有人见过他,已经没有牙齿了。

还有一个女人,因为生肝病,被折磨得不想活了,就喝了乐果。乐果是一种剧毒农药。她为了坚决彻底地杀死自己,一口气喝了半瓶乐果。为了加剧它的毒性,还掺了一些火柴头——她想,火柴一擦就着,药性肯定是暴烈的,就把一盒火柴的火药用指甲一点点刮到半瓶乐果里面喝下去了。结果一会儿药力发作,她一边呕吐一边满地打滚,最后昏死了过去。谁知她醒过来不仅没有死,还一天天好起来,原来脸很黄很瘦,后来渐渐有了血色,肝病给治好了。这个人一直活到八十多岁,去年的大年三十才病故。

对这些人的记忆是有意义的,会让我们理解人与生活的复杂性,打破我们思维的刻板与概念化。杰出的作品确实是“非异人不写”——它总是写出了“常人”之“异”和“异人”之“常”。现在我们想一下,无论是鲁迅、托尔斯泰还是雨果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或者是马尔克斯,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个个都是“异人”。

当代文学里的“异人”太少,因为无论是发现“异人”还是描写“异人”,都需要非凡的能力,需要笔力,需要对人性非同一般的理解力和洞察力,能够在人性最偏僻的角落里游走……

(本文为著名作家,山东省作协主席)